

銅板

四書

五經

宋元人注

朱熹注

大學章句集注

世界書局印行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儉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太。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書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明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定向。靜。謂心不放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身。也。齊。家。一切也。正。心。以上。皆得所止之序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兩節。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五。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大學章句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目在之也。誤。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

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

己德之意。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

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至於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

所當止。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

緡。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作六反。某詩作綠。荷叶韻音阿。欄下版反。宣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荷荷美威貌。興也。斐文護切。並以晚反。恂鄭推擊。皆著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鏡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文者。至於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持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皆去

而心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而去惡。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益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惡之不可揜。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非己有。無以能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所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懣。勅值反。好樂。並去其用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
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
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
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於國之效。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
其所好。而民不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南桃李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客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蓁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
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者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一。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一夫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音洛。只音紙。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儆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儆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絀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空。峻詩作駿。易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同言也。引詩而能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矣。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可有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其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衆人有土。謂得國。有財。則不患無財。用矣。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橫。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實。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遊。讀為屏。古字通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若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遠去聲。○若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益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

理存亡之幾決矣。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未

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熹注

中庸章句集注

世界書局印行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自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跋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雖同而氣

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蓋聖人之所以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於學知其所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

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不能已矣故君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所用力而道也道者不可須臾離也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

心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於心無物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存天理之本然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於心無物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見其地也言幽暗之中微細之事雖未形而幾則已所獨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

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道之體

之用也此言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道之體

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賦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言。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失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起。下章之意。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

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

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

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

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

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子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

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

禍而不知辟。以況能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

也。奉持而著之。心習之間。言能守也。顏子益真知之。故能

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

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

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

子路問強也。子路曰：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

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衽，金革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

人爲強，君子之道也。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

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

能已矣。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敬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

不能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

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夫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

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詩云鳶飛戾天
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祭著也子思引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鷗類矣至也祭著也子思引
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
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祭乎
天地文結上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
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
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身其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
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
能知能以眾人之遠人則易為道也張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蓋己之
人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
推己及人為恕遠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於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

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
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
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上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言素其位而

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得而射。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也。曰正。棲皮曰。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畫布也。曰正。棲皮曰。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空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至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

也。以一氣言。則至而神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與贊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

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致。○詩。大雅抑之篇。格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

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

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空民空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甲。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

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

中庸章句

七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禮

通於上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

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

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

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

數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

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君名。魯。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

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文

人道敏政而言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文

天下之達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

其身。則有君有臣。而在脩身能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體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

體味之可見。空者。分別事理。各有所空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

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誠而

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誠而

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

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

有不同者。故間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

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因知勉行。謂

不能有成。此道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

乎。達德而不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二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

者。自是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二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

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
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
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不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

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敏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往則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九者指其劫反。行去聲。○凡事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

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

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所刪者。今當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

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

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

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大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益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開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成己然既。既有以自處。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徵驗於中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此言聖人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與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地而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無為而成。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測。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二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平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章言天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極高大也。此言道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節而德謂其言。至道指上兩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善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煇溫之溫。謂故學之

中庸章句

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折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相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子思引孔子之言。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令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質諸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蔡法則。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穀。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之理。皆兼內外。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定。該本末而言也。錯。猶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徒報反。○錯。猶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全體之分。大德者。萬珠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辯也。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而有中。而以時發。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說音悅。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說音悅。見於外也。○言其充積極其盛。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夫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

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

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

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

非但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安哉。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肫之純反。○肫

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安哉。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肫之純反。○肫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鄭氏曰。惟聖人能固聖人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假格同。鉄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詩曰不顯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鉄莖所刀也。斧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子懷明德。不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丞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終

朱熹注

論語章句集注

世界書局印行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

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

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穢。義與枋同。蓋繫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

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間。昭問。改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

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

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

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

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

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

相事。誅少正卯。與間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

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顏子作。顏讐由。適陳。過匡。匡

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

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數。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辭。為主司城貞

序說

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弱耦耕荷蓀大皆此一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溫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又反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而冉求為季氏將與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及康子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樂正之語。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某我。孔子作春秋。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注卷一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先覺之學。為之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習之。則所學者將以行之也。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釋澆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

習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溫。紆問反。○溫。舍怒意。可知。程子曰。說。在善心。樂。主發散在外。故

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溫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之名。尹氏曰。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程子曰。難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之名。尹氏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為。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為。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其心。和順。少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也。

敢質言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順德也。故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

故為仁之本。○孝弟。行於家。而後仁順德也。故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孝弟。行於家。而後仁順德也。故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孝弟。行於家。而後仁順德也。故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

可蓋仁是性也。○孝弟。行於家。而後仁順德也。故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孝弟。行於家。而後仁順德也。故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孝弟。行於家。而後仁順德也。故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

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仁。則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為學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師。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未見矣。惜乎其言善行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主道無適之謂道。○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上不傷財，下不慢。○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政不行焉。○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謂弟子之親近也。○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學者可則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則事皆無實。○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忠信不誠，則無物。○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者無母，通禁則無益也。○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也。○子曰：此言至深。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國之要在五者，亦無一不備。

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姓陳。名

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第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容如是。故時君敬即自以其政就而問之。非若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

神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子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

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無改亦謂之在。所當改而不改也。游氏曰。三年。○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皆不

事大事無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於則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

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至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詔音洽。好去聲。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未盡先貧後富。則富而當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所殖。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為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也。○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子曰：則是我者。故不慮人之不己知之實病也。○
為政第二 凡四章。二十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言眾星四面旋繞。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守者至寡。而能服眾。○**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全體。則未若此。○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其義。○其直指全體之意。亦深切矣。○**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引言以蔽之。○毋不敬。○經。○**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引言以蔽之。○毋不敬。○經。○**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引言以蔽之。○毋不敬。○經。○

未嘗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

忘也。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

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遷善而不自知。故治心者。不可徒恃其志。此所謂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志于學。此則念之謂之。而為之。此所謂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此所謂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不惑。則知事物之明。而無所事守矣。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

而不足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

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

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

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矩。法度也。從。隨

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

聖人之教。亦多於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則其日用之間。本心豈在乎聖人所欲。莫非至

理。益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誓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

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

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安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

言謙辭之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養。謂飲食供奉也。大馬待人

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

是深警。○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色難

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留。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

者。必有和氣。有和氣。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且服勞奉

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有難。亦通。○程子曰。告衆人者。各因其材。而

高下與其可。夏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而

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

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

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退省其私。則

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聽其言。而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視其所以。聽其言。而

或曰。由。行也。謂所為也。察其所安。樂則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

以為師矣。○程子曰。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

記識其不足。我而為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

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無不周。而非特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

難而行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

故告之以此。○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

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子

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子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

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然入於其中矣。○子曰：由、誨、女、知之

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好勇，益有

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子張學干祿，

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

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

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

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

亦有不得祿者。孔子益曰：耕也，鋤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為則

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孔子對曰：君尊君也，錯捨置

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

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

敬而貴。○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

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故忠以勸而為。○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孔子曰：初年

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益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孔子曰：初年

故或人疑其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陳篇書云：

孝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

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

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

行之哉。○田車兵車乘車，輓，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

亦猶是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綱五常，所謂

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不可不守。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無禮。天殺之。扶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謂天地之常經也。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非其鬼而祭之。詔也。非其鬼而祭之。詔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知無勇也。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通前篇末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人教如其偷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而

尚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

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

亦何所憚○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

是時言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

引之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僭則人心亡矣無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

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

鏘亦將如之後疑其為僭禮者樂於入○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不在是也故以為

問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

也寧戚易去聲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其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

未合禮也凡物之於禮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而哀有

而禮有餘也奢若喪禮不足而有餘也喪與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與禮不足而哀有

喪也禮失之奢若喪禮不足而有餘也喪與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與禮不足而哀有

八佾第三

九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魯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知其無益而自求。時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之不能救。季氏欲告也。然無益而自求。時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諫也。○子曰：君子無所

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曰：君子無所

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子曰：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子日：繪事後素。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
○子曰：繪事後素。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受和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

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也。文獻不足，取則我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伯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趙

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魯之君臣當此

觀，至此而失禮，猶有可觀。自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魯之君臣當此

矣。魯之郊禘，我欲觀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把宋。○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真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真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

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第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先主於孝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此言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

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故郊則天神撓廟則人鬼享皆由實禮為虛也○王

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祭如不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

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

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

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賈衛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

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子曰

日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損益之郁郁文盛貌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

子美其文○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邾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

而從之○禮也子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

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子曰射不主皮為力

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子曰射不主皮為力

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之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

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

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

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朔去起呂反告古篤散軍郊射而貫革

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詔故孔子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詔而孔子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詔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詔而孔子之言止於此亦可見人○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

君以○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雖之詩言后妃之德空配君子求之未得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則空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附會其子間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說與○子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

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

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度反也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然皆言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

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以蔽內外也○好謂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

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

而後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為一途故間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

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空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

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素。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翁翁如言其合也。皦。明也。釋。相續不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狗于道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狗于道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

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也。又以捐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

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子曰。居上不

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凡二十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深

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利。猶。貪。也。蓋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仁之人。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其仁而

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一。有所見則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子曰。唯仁

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唯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唯。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

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

里仁第四

三

四

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

惡之事矣。○揚氏曰：苟志於仁，未

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之審富貴而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君子所以為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曰欲利於己必依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況於○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者所以立謂所以見知之實為國乎○程子曰君子求○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全反唯上聲○參乎者呼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全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應之速而無疑者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全反唯上聲○參乎者呼○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全反唯上聲○參乎者呼○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全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應之速而無疑者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全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全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或曰中心為忠以貫之忠者道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全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必不置。亦恐親之

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首篇曰。已見

出而逸。○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

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

愛日之誠自。○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

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子曰。

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親猶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忍角反。○程

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忍角反。○程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

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注卷三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縲息

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總擊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所考。而夫子稱其

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

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

弟。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於兄。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

聖人。以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於兄。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

也。凡人避嫌者。皆內而不足也。聖人自公。何避嫌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賢。不及南容。故

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曾

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為之。況後聖人乎。不可知。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曾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安。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魯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罷也。

孔子則此何罷也。曰。瑚璉也。蓋音汝。胡音胡。璉力展反。罷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

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罷。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

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亦罷。而孔子告之。以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

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馬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馬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

仁道不足。以口取。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賢。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

乎。夫子所說之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

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

在或亡，不能必其有。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兵也。古者以

無故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

同。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數之始，十數之終。二

勝也。○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數之始，十數之終。二

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

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

不暇。又問其資學而孰愈之。觀其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

中人以上之資學而不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

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也。○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

誅責也。言不足責。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乃所以深責不足責。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子與改是也。○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也。○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

致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

師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人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

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深責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

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

宜夫子之未見也。橫之。然不可知其為人所為。非悻悻自。○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怨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

此所以為。○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仁恕之別。○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言夫子之文章，自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也。○程子曰：此子貢問夫子之至論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子貢問曰：孔文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子貢問曰：孔文

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子貢問曰：孔文

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名

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文子，衛大夫。名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

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媼，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

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子

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杵。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

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則

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

無私心也。子是而觀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當於理而真

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

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

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間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魯

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

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

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空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

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

斷不徒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武

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

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

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子在陳曰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歸。是也。孔子周流四

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

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或陷於異端耳。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

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

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

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不念。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

乞諸其鄰而與之。醢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

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日是非，非日非，有謂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立心，以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蓋音合。○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也。表。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

所欲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之信也。懷之，懷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同於人，故無施勞。觀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

至於夫子則不自私己，故無伐善。又曰：同於人，故無施勞。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

而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前八章，篇內第十四。○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胡氏以為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

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

夫子之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謂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謂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謂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日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問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益深惜之及以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之事則怒之當喜怒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之事則

之當喜怒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之事則繼差非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儻於己者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詩書六藝七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天地儲精得其五行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

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為

之學○子華使於齊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乘十六斛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弟子名惠

為鄉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宰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母禁止辭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則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非矣○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警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警瞽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一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聞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皆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忘大

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瞽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

而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樂。蓋自事。愚按。程子之言。引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

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其樂。蓋自事。愚按。程子之言。引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

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樂。蓋自事。愚按。程子之言。引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

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樂。蓋自事。愚按。程子之言。引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

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樂。蓋自事。愚按。程子之言。引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

其才則庶乎。○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

有以得之矣。○子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

將盡力以求之矣。○子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

則日退而已矣。○子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

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也。○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

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味焉。故夫子語之以此。○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殉人之

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子之徒

其孰能知而取之。○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孟之反

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

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者，皆無足道矣。○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文勝質則史，

道非道遠人。○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文勝質則史，

人自遠爾。○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文勝質則史，

則是知之未至也。此古之學。○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者所以上自強而不息者歟。○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益中人以下

於下而匹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遲問

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

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故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所難為。○子曰：知

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不知，不憚所難為。○子曰：知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

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

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猶存周公之法制，齊桓公之霸為

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

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

緩急之序亦。○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罷之有

畧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罷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故君而失其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

而不治，則不國矣。○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

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

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

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背也。○程子曰：博學於

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

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雍也 第六 二一五

○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始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

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矣。夫仁者，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切於此，可以能近取譬，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不足痿痹為不仁，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不仁之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聖人之所欲，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七十乃食肉，聖人

心非不欲，然治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外，亦兼濟也。願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

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進取，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取。

論語集注卷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述則賢者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作禮樂。贊周易。脩春

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

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略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譔記也。默識謂不言

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

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閑暇無事之時。揚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大吞其邑。愉

故更著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此弟子時。揚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大吞其邑。愉

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而亦無復是夢寐之閒。如或見之

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而亦無復是夢寐之閒。如或見之

道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是據於德。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

之謂也。始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

行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非天

述而第七

一一七

以禮來則無不。○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扶有以教之也。

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不能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臨喪哀，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於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子路見孔子獨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徒涉。懼，謂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子曰：富

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天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得哉。爲此齊者，特以明其決不取辱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齊，其決不取辱也。將祭而齊，其思慮天無可求之道也。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是而不知肉味，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詔

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

得罪於父，而蒯瞶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

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

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

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

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

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也。

人也。曰：怨平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拒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父命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安既而各得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故。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視棄其國猶傲，雖國何怨之有？若衛平天理之拒父，而惟恐失之與輒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去聲。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子曰：子路，未嘗言及於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此因學易之語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

而類記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聖人子路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已不知年數

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

進善其。○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予何？故又稱桓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

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非教也。故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

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

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驕易而進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子曰：四教：文、行、忠、信。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

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曰：四教：文、行、忠、信。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

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君子，不可欺也。○子曰：君子，不可欺也。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君子，不可欺也。○子曰：君子，不可欺也。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子曰：君子，不可欺也。○子曰：君子，不可欺也。

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子曰：子釣而不

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子曰：子釣而不

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子曰：子釣而不射宿。○子曰：子釣而不射宿。

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

與言善，或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子曰：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

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往，而前見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

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

待物之。○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程子曰：為仁由己，欲

之則至，何遠之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此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謂諸君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孟孟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歸。○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

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

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子與人歌而善，必

亦不正言其所以為過，初若夫不知孟子之事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

使反之，而後和之，得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

掩人善，又如此。蓋一讀者微，詳味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

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

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

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

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

仁為虛，謂云爾已矣者，無他，辭之而已。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子疾

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辭之而已。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禱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也。○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廣體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於
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
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
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
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
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而事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
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空夫其之歎息而贊美之至極。泰伯
不從事見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反。絞。古
春秋傳。見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反。絞。古
卯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
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無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
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
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篇類。吳說近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
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於此使弟子開其平日之視之。詩小旻之篇。戰
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呼之。以致反復丁寧
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也。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
子得於道。能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
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也。曾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
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
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

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備

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豈

數之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

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有司存焉。曾子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

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曾子曰。可以

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曾子曰。可以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遠矣。程子曰。弘。而必欲以身。非弘。不。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剛毅。然後能勝。子曰。興於詩。與。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

重。任而遠。到。勝。子曰。興於詩。與。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立。於。禮。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不。為。事。物。之。

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不。為。事。物。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勇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

者之心善惡雖殊。○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然其生亂則一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周

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言驕者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

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揚子曰。雖子。○子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或去其不。○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

死而已。蓋守死者。為信。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

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危授命。則仕。危

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善道者。能守之。而無能守之。則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義。可取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

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

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信。吾不知之。

師。擊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信。吾不知之。○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

也。而不與焉。言不相親。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

太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故其德之廣大。莫

如天之不可。以巍巍乎。其有文章。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

五人禹稷契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
 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亂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純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
 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
 謂至德也已矣揚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
 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子曰禹
 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空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日起之而自為一章○子曰禹
 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間然矣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蔽膝也以章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
 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也○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之有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注卷四

泰伯第八

論語集注卷五

子罕第九 凡三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之名也。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

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而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

不如用絲。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

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

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

虎。曾暴於匡。夫子貌。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喪。與皆去

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

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

多能為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

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子半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至愚不蔽，不盡其言，則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
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不知，則高遠
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聖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極其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聖人之言，上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之。若夫語
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猶矣。若夫語
上而遺下，語理而遺事。○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
物則宜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
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子曰：齊衰裳，履，冕，衣，裳，者，冕，衣，裳，者，
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衣，裳，者，冕，衣，裳，者，
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於不成人。○顏淵喟然歎曰：
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子曰：齊衰裳，履，冕，衣，裳，者，冕，衣，裳，者，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
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有次序貌。誘，引進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
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子曰：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
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冥昏默者。程子曰：顏子所以爲深也。
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也。孔子
由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
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請事斯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
乎。○子曰：疾風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

歎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深矣。無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簧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或曰。陋如之何。子曰。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子欲居九夷。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子欲居九夷。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之心。純亦不已。及其至也。純亦不已。馬。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謹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及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馬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

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益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

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與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

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而改。然不改。則面從而已。與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

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與言若其論好貨

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則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子曰。主忠

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

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還其半。○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

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不可奪。如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也與。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也與。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也與。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也與。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小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子嫂。弱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是遠而。棟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翻。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不知其何。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揚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容已。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空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之。其容貌。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恂。恂。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在。言不可不辨也。宗廟禮節。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侃。苦旦反。聞。魚中反。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諍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蹶。下大反。蹶。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蹶。蹶。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儀也。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指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盤。擯。貌。皆敬君命故也。指所與

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逼反。○中門。中於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逼反。○中門。中於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逼反。○中門。中於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逼反。○中門。中於

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所謂寧也。君雖不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者。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寧也。君雖不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出降一等。逞

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位。蹠蹠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復。○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通勝平聲。縮色六反。○幸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指。卑不勝執。授也。戰。戰也。戰而色懼也。享禮有容色。既聘而

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覲。愉愉如也。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側由

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也。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側由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絲也。三。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

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三。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

朝祭之。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

服可知。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

也。緌。是緌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研。異反。狐。色黃。衣以裘。裘用黑羊皮。麕。裘長。短右

袂。長欲其溫。短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

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

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裘裘狐貉。亦不得以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

去喪無所不佩。去。去也。上聲。○君子無故。玉不以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

則無襲積而有殺縫矣。要。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帷。要有襲積。而旁無殺縫。其

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衣服之制。○齊必有明衣布。齊。浴。皆反。○齊必沐
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葷。遷坐。易常處也。○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葷。遷坐。易常處也。○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

考樂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衰服。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入大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

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寢不尸。居不容。尸。謂

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

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是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凶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童。民數

不敬。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也。迅雷風烈。必變。疾也。○疾也。○疾也。○疾也。○疾也。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言雉之用。反。又居勇反。○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論語集注卷五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七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蓋欲損過以就中也。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孔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說音悅。助我者。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也。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父母昆

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而美之。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孔子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謂之。父。名無繇。少。若。孔子六

也。請爲椁欲賣。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當脫駟以購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

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顏淵死。子曰。噫。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天喪子。天喪子。道無傳。若天喪已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當其可。皆情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門人厚葬之。性之正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

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

深告之也。○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音義。見前。篇

之也。○行。剛強之貌。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曰。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財。在於是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傷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理。推有德。○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富

者能之。○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富

足於中。和。故其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

發於聲者如此。○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

特未深入。道之次。弟。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猶勝也。○子曰。過

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過

其過。引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歸於中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至

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何以得此。非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惡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贊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

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柴也愚。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語記其足不履影。啓墊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

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

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故學師也。辟。

便辟也。謂習於由也。嘖。嘖五且反。才魯。故其學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

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嘖。嘖五且反。才魯。故其學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

曰：當在此章之。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置也。言其近道也。能。

安貧。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空置也。言其近道也。能。

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

至間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單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

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費言也。

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志於學者也。程子曰：迹。迹也。

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子曰：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也。○子路問。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聞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

在問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

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

鉞乎？○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子弟，自子曰：吾以子為

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

者，必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而巳。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

氏之所。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不可奪之矣。

而巳。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不可而巳。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

學，遠使治民，適以害之。未。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於口以禦人。有本於修身，其非而特惡其佞

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政學於口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其非而特惡其佞

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取反。○哲。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

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

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而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

將何以為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必二反。下同。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侯君子言。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沂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布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春服單

其志也已矣。夫音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

故哂之。夫音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

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

如此。夫子許之。亦以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飢。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全德也。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

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

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

難也。曰：克己，如何？曰：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

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

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

不中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流，行矣。如事事之勝私復禮之機，而直請其條目，欲之

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者，用之，則蔽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正，卓彼先覺，知止有

曰：心。今本虛應物無迹，操之，人有秉彝之本，平天性，知誘物，禁躁妄，內斯靜專，刳是樞機，與

定，閑邪存誠，勿聽其言，箴曰：人有秉彝之本，平天性，知誘物，禁躁妄，內斯靜專，刳是樞機，與

或出好古，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動則支，已宣物，禁躁妄，內斯靜專，刳是樞機，與

解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勿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

空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顏淵 第十 二

四九

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

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此可也。未如出門使民之時，動容周旋

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時，如此可也。未如出門使民之時，動容周旋

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

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己能從事於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

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司馬牛問仁。子曰：子欲居九家，則不可不學。其

言也。詎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若有所忍，而所以為仁之方，不

言也。詎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若有所忍，而所以為仁之方，不

言也。詎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若有所忍，而所以為仁之方，不

外是曰其言也切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矣。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作亂牛常憂懼。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斷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圖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誹陰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愛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冰以膚切近災者也。愆已之寬也。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愛利害切身。如易所謂深矣。愆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覺其入。而信之。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擊擊而能察以殺丁寧之意云。○揚氏曰馳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得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觀遠惟明。○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會稟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信乎則無兵而守固矣。而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難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

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
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
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
也。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
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而子貢。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
蔽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曰。二吾猶不足。如
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曰。二吾猶不足。如
之何其徹也。○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

之需。皆量所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
若迂矣。然什一為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
斂無藝。實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則本立
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又○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則本立

徒義則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愛。惡人之常情。
日新。則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也。然我之生。死。有辭。非可
得而欲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也。然我之生。死。有辭。非可
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也。然我之生。死。有辭。非可
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
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
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國。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
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不
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

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

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言，所以全其信於人也。○子曰：聽訟，吾

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於人也。○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氏曰：聽訟，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

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

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

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

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

而不。○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能也。○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

從，以言教者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也。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夫聞也者，邑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病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則當時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於善其切。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於善其切。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蠢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易動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至於大惑矣。故懲。○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如字。○樊遲未忿。所以辨惑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如字。○樊遲未達。曾子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則二者不惟不相疑。二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徧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者直。何謂也。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變反。陶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務實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輔仁。故盡其道。去聲。○友。所以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益明。取善以輔仁。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則進。論語集注卷六

子路第十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請益。曰：無倦。○本古

母。○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復告之。○程子曰：深思也。仲弓為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悅矣。○賢，有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

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

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

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

也。○是時魯哀公之十一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

之道，皆當先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

以此為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

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

不順，言不順則無事不成。○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胡氏曰：衛世子蒯瞶，其母

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躒，乃立蒯瞶

之子。蒯瞶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輕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

而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

難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非義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

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所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馬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馬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

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

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

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

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

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

故孔子。○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

歎之。○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

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

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

○子適衛。冉有僕。車也。子曰：庶矣哉。庶眾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

制田畝。薄賦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

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決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私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必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其效。人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詔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與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非諷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然此。○葉公問政。第七篇。見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則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
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
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辱君命。可謂士矣。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子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曰。敢問其次。
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
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
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斗筭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
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
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
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
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
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
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不恆

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卦九三。○子貢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略通也。○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也。○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尚義。故有不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
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惡者惡。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
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
其使人也。說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惡者惡。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
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
其使人也。說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

子路 第十 三
五七

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聞。每相反而已矣。○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之心安舒而不矜。○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循理故安舒而不矜。○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不至於外。○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悌悌。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賤思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就我戎兵也。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一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昔月三年。百年。○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

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克伐怨欲不行焉。可

以為仁矣。此亦原思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有是四者而

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欲。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

之深。惟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

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

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子曰。士而懷居不

足以為士矣。便安處也。○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危。高

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言者必有德。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

有德者必有勇。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羿

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澆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

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不與。故侯其出而贊美之。○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

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時林反。世叔，潁吉也。春秋傳作子叔。討論，潤色也。創

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

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

侯鮮有敗事。孔子。○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問

言此益善之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問

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

為人可知矣。彼，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大夫，駢邑

哉者外之之辭。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

地名。齒，年也。益，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

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

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有聞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富易，人之常情。然人之學，則槩乎其才，未有聞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

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

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曰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復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

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不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也。子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則若今之成人。復聞斯行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之固矣。未詳之否。○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

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

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也。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益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

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之言。亦春秋誅實要之。法也。○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諱古重耳。齊桓公名。曰。亦春秋誅實要之。法也。○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諱古重耳。齊桓公

公代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代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魯。桓公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公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魯。桓公

仲忘君事。讐忍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子貢曰。

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寧攘夷狄。皆所以正天。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後漢書引此文。其字上有人字。○程子

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猶也。莫。之知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則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言。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仲之與桓。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言。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讐。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之。○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

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公。薦士。免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謂子間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

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夫喪扶喪去聲。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

圍。即孔子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

靈公之無道。空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

乎。詩曰。無競維維。○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陳

成子弑簡公。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齊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

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此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

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諫爭，○范

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難而後犯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高明，○小人循天理，故曰進乎

究乎。○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得之於人。○子曰：欲得之於己也，故曰

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為己，其

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為己，其

伯玉使人於孔子。衛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有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

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

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使乎，以重其約。而其主之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子曰：不

論語集註卷七

六二

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諫爭，○范

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難而後犯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高明，○小人循天理，故曰進乎

究乎。○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得之於人。○子曰：欲得之於己也，故曰

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為己，其

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為己，其

伯玉使人於孔子。衛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有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

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

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使乎，以重其約。而其主之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子曰：不

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啟名也。啟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謂恩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有德於其所怨。既以將報之矣。則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惠也。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怨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貢之問也。歎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魯大夫之服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同。○天下無道。其次辟地。去亂國。其次辟色。禮貌衰。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夷太公是也。○子曰。作者七人矣。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為之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為。故以是識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擊。樂器。荷。擔

也。書草罷也。此荷蕢者。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啟名也。啟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謂恩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有德於其所怨。既以將報之矣。則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惠也。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怨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貢之問也。歎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魯大夫之服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同。○天下無道。其次辟地。去亂國。其次辟色。禮貌衰。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夷太公是也。○子曰。作者七人矣。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為之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為。故以是識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擊。樂器。荷。擔

也。書草罷也。此荷蕢者。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啟名也。啟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謂恩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有德於其所怨。既以將報之矣。則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惠也。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怨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貢之問也。歎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魯大夫之服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同。○天下無道。其次辟地。去亂國。其次辟色。禮貌衰。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夷太公是也。○子曰。作者七人矣。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為之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為。故以是識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擊。樂器。荷。擔

也。書草罷也。此荷蕢者。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啟名也。啟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謂恩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有德於其所怨。既以將報之矣。則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惠也。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怨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貢之問也。歎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魯大夫之服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同。○天下無道。其次辟地。去亂國。其次辟色。禮貌衰。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夷太公是也。○子曰。作者七人矣。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為之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為。故以是識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擊。樂器。荷。擔

也。書草罷也。此荷蕢者。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啟名也。啟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謂恩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有德於其所怨。既以將報之矣。則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惠也。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怨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貢之問也。歎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魯大夫之服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同。○天下無道。其次辟地。去亂國。其次辟色。禮貌衰。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夷太公是也。○子曰。作者七人矣。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為之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為。故以是識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擊。樂器。荷。擔

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衣。莫己之。非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能適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深之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間荷黃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蓋聖人之言。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有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事天饗帝。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孫弟並去聲。上聲。踴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速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踞然。已。○闕黨童子將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踞然。已。○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謂傳賓主之言。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集注卷七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子曰：賜也，固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子曰：賜也，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而忽疑，蓋其積學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載無聲無臭，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輶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待其問。

曾子則深矣。又可見諸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能與。

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益為溫見發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子曰：張問行，猶問達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反於身而行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十五百。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也。反，背也。夫音扶。○其家為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也。反，背也。夫音扶。○其讀如母。往參馬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行，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所行也。

子張書諸紳。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子張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子張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子張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子張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竊道若蓬。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顏淵問為邦。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卯。人始於寅。故夏時謂之。○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卯。人始於寅。故夏時謂之。

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顏淵問為邦。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卯。人始於寅。故夏時謂之。○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卯。人始於寅。故夏時謂之。

治天下之道。曰。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卯。人始於寅。故夏時謂之。○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卯。人始於寅。故夏時謂之。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於丑。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卯。人始於寅。故夏時謂之。○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卯。人始於寅。故夏時謂之。

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服周之冕。冕有五蓋。祭服之冠也。冠上飾以金玉。則過修。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華而不為靡。雖費樂則韶舞。取其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

皆聖人不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

故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於時。然其為治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谷足之外。皆為無用。法可得而見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谷足之外。皆為無用。

法可得而見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谷足之外。皆為無用。

患在几席。○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子曰：臧文仲

之下矣。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

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竊位是不

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是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己厚。故身不得而怨之。○子曰：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者。思而審處之辭也。○子曰：羣居終

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而

將有患。○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

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

如質。幹然。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為

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日。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

諸人。故連道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之

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無乘戾之心。故不

爭。和以處眾。曰羣。然。○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
口。此章義疑。○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不可強解。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
非道弘。○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子曰：吾嘗終日不
人也。弘。○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
致人。○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餓
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矣。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
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卸其末，豈不得乎道而已。
我。○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則私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在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
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動之，猶
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德
曰：鼓舞而作，與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德
之不莊，動之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
愈全，則責愈備，不可。○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言
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言
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事未必不可。○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亦猶人之於仁也。況水火或有
不過害人，而身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時而殺人之身，而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子曰。有教無類。皆善。而其類。有善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同。如善惡。邪。正之。○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異之。○子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過。反。○師樂師。警者。冕名。再。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警必。非作意。而為之。但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蹶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論。凡十四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篇。或以為魯論。凡十四篇。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史音俞。○顓。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兩者。疑子路。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夫曰。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積中。是誰之過。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兕。野牛也。柙。檻也。積。置也。言在柙而遜。在積而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積。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積。置也。言在柙而遜。在積而過。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此則謂城郭完固。費亦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此則謂城郭完固。費亦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此則謂城郭完固。費亦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均矣。而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修德。然後遠

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

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于。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天。愈甚。則其夫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逆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

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口。使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

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公。皆桓公之後也。自季武子

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空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辟。謂習於威儀。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

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

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

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孔子曰。侍於君子有

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

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

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日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

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

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厚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小人

者。而付罪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如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

不務修身誠己。○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則何畏之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

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邦

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概。○

道既不行。無所往矣。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狀。未。無也。言

何必公山氏之往乎。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子張問仁於孔子。孔

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

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難之夷

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佛胥召。子欲

往。佛音彌。胥許密反。○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佛胥。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胥之逸。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涅。染也。卓。物。言人

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焉於度反。○匏。瓠也。匏瓜繫於

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吾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

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

夫子於公山佛胥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

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遮掩也。

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新蔽。愚若可陷。可罔也。狂

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

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狀。○

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狀。○

也。詩可以興。感發。可以觀。得失。可以羣。和而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無不備

二者。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子謂伯魚曰。女為

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

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

一物無禮義。且如置此兩荷，一不正，乃是無序。無序便乖。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

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往而審反，與平聲。

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原楚。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

言其無實益名，而常畏人知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楚。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

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獄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

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

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鄙夫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

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

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闕矣。矜者持守

謂徑行自遂，詳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未世滋。○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子曰：惡

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有不難矣。○

子曰：子欲無言，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而子貢曰：子

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人者，故疑而問之。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四時行，音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

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

前篇無隱之意。○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

相發學者詳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

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
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
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
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
以質其是非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
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之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
之於臣妾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
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
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比干因箕子以為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行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箕子囚箕子以為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行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三人者各得其本○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心故同謂之仁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處久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
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
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閒之爾○程子曰李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也蓋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不用而重特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
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
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也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長沮桀溺耦而

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餘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也。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

故夫子代之也。知津。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覆而不

輟徒與之與平聲。滔滔吐刀反。辟去聲。覆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

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

路行以告夫子無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撫音武。與如字。○撫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

也。程子曰聖人之不致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植音植。

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音嗣。見。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居而子路益恭。丈人因

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

義。故潔身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

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

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見。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善。合乎道之清。故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迥下惠。伯夷。叔齊。天子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大師。擊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亞飯。干。適楚。

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播。鼓。武。入。於。漢。○柄。而。搖。之。則。房。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亂。聖。人。依。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

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王。時。人。或。曰。宣。王。時。門。第。子。言。之。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學。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與。沮。溺。大。人。又。每。有。捲。捲。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微子 第十 八

七九

微子 第十 八

七九

七九

論語集注卷十

論語集注卷十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立。則

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作無。下同。○有

所待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足。為輕重。○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

夏之言迫狹。子張談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益大賢雖無所不容。○子夏曰。雖

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子夏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

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

思得之。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余學者要

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守。造作之處。致極也。

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而不去聲。○文飾之也。文以重其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

良玉溫潤。○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己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屬猶病也。事。○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失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子夏

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子夏間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間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禮記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馬

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

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

築以高且遠者強而責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

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

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

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

是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

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之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

厭末而求本。益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

益深，學而仕則所○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

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而虛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衛

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其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

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

見其中之所有，言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上陵也，猶可踰也；仲尼自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也。此土高以誘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曰上，大阜曰陵。日月踰其至高。自絕謂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為恭敬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音梯也。大不可為也。化不可

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音梯也。大不可為也。化不可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

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

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此殆難
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厝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嗟歎聲。厝。數。帝。王。相繼之大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禹謨。比。曰。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大誓之辭。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大誓之辭。言紂至親雖多。不益本於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大誓之辭。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附也。法。與。滅。如周家之多仁人。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與。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勞。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於

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
 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
 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利忽。弗能子卒。以取敗。亦
 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
 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不知禮。無以立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
 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
 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為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
 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為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
 不念哉。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

論語集注卷十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邦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思

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行字而趙氏注及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

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

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

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

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

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

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

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

之道者。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子思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公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謂利益富國疆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利。事之宜也。此二句，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去聲。餒，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者，諸侯地方千里，出車千乘也。大夫之家者，下級上也。餒，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鷓。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

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濯如子來趨父事也。

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休安其所。不驚動也。濯。肥澤貌。鶴。潔白

貌。於數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也。而湯誓曰。時日

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

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

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

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

窞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

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

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

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敕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士。則平聲。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肉不壞。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類也。七十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老人頭半白。黑既富而教。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草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意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孟子對曰。殺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反。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問而王也。○答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驅獸以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

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大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孟子對曰。地

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取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

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日

以修禮義。是以尊君。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名赫。王出

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夫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孰能一之也。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渾然雨盛貌。淳然與起貌。禦禁止也。人務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源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

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事。奇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

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斲音核。舍上聲。觶音附。觶音速。與平聲。

取血以塗其觶。郟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

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姓所議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太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慄。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

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

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禮而不可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

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

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

何以異。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

聲為長者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類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孟子以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曰。王之所大欲。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其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音章意同。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馬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盍何不也。使民有常○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具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陳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為天下者樂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一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間與之與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今王鼓樂於此。皆孟子之言也。

百姓間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的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的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

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

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能與百姓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

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間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齊宣王感頌，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圍者，蕃育鳥獸。

問曰：文王之圍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音又傳直戀反。○圍者，蕃育鳥獸。武事，然不欲馳驚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為圍。然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

文王七十里之圍，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圍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圍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音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音重，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次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

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音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詩

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

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過徂苕，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祐，福也。旅，眾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甘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祐，福也。旅，眾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甘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祐，福也。旅，眾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甘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祐，福也。旅，眾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甘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祐，福也。旅，眾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大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一怒以除暴亂。而極已於天下之民。望其

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性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

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齊臣名。

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殺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

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

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食。勞者弗息。暗明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今謂晏子時

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糧之屬。暗明。側目貌。胥。相也。讒。誘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誘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較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君之徵。為君之所尤。與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角招之詩也。君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空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齊宣王問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二可反。熒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入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都邑之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

也。詩。小雅正月之篇。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饑音侯。橐音托。戰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皆所以盛饒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威。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會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詩大雅。解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宣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止就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貨。好色之賢。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好貨好色之賢。皆天理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存。天理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遇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必二反。○絕也。棄也。○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取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空

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

謂進賢如不。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如此然後

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曰。臣弑其君可乎。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

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勅曰。斯言

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

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

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

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一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宜。王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

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入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水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我，后。後來其蘇。○寬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

先來征我之國也。寬，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

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極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

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

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

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旌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耄，老人也。倪

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哉。○鄒與魯闕，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關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關關聲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穆公鄉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民不可僥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夫音扶。疆上聲。緒也。言能為善，則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君子之居邠也，自當竭力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

人所受而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則避之。不

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

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

謀之未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

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各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

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入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馬於虔反。○克，樂正子名。且尼，皆

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

藏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注卷二

孟子集注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

孟子未嘗得政。丑益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粼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蹙。孟子六反。粼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粼。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滋。益也。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咸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夫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若虐政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則能不動矣。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勳。伊。利。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蓋。刺。容。之。流。也。以。言。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咸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夫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若虐政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則能不動矣。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勳。伊。利。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蓋。刺。容。之。流。也。以。言。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咸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夫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若虐政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則能不動矣。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勳。伊。利。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蓋。刺。容。之。流。也。以。言。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咸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夫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若虐政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則能不動矣。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勳。伊。利。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蓋。刺。容。之。流。也。以。言。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咸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夫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若虐政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則能不動矣。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勳。伊。利。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蓋。刺。容。之。流。也。以。言。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

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〇黜務敵人舍專守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昔者曾子謂子襄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端。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

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音扶。〇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

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然凡其未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然凡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固當敬守其志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

扶〇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音專一也蹶顛頭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頭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〇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能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蓋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其所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

而已。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毋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一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

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

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

然而餒，却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功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

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是集義所生者，

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雖未是集義所生者，

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孽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平

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

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

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則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

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

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諉，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不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至為義外之說，則非不免於天下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所以謂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曰：姑舍是，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不能。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王天下德之感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笑。曰。敢問其所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

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舜語事功也。益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擔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霸。霸必有其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者齊桓晉文是也。以德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

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

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處反。○詩幽風。鷦鷯之篇。周

昔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

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

為知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禍福無不

自己求之者，結上文。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

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逴，逴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

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

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音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柳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信能行此五

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

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

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

寇或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

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

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

故其所行無非，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不忍人之政也。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

人之心也肉結要來聲譽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天理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

同○羞惡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知其善而以爲

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

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

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

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

又將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任者不能充之則

於此反求其不能充之則天之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

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

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思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與成各無專氣○孟

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孟

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

內讀爲

程子曰

由是觀

惡去

下

若

非之

非

四體

四支

四

體

充

之

始

然

泉

之

始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通。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仁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者去聲。為仁由中。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不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不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而為之於此。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聞。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己。朝音潮。惡惡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汗也。魯趙氏上去聲。下如日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己。佚音逸。袒音但。楊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馬能之焉於處反。柳下惠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己。朝音潮。惡惡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汗也。魯趙氏上去聲。下如日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己。佚音逸。袒音但。楊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馬能之焉於處反。柳下惠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集注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

有不戰而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

也。或者疑解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的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

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公孫丑章句下

公孫丑章句下

人莫如我故王也。惡平聲。下同。景尹所言之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之敬之大者也。惡。歎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空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

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嫌口筆反。長上聲。嫌恨也。少也。或作囁。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嫌亦但為心有所銜之

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銜之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處賓師之侮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蓋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皆適於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

餽贖。子何為不受。贖徐刃反。贖。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

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處反。○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子。惟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上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孟子謂蚺蜩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蜩音烏。花反。蚺蜩。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蚺蜩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譏孟子道。齊人曰。所以為蚺蜩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主驪。公孫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主驪。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

之子何言哉。夫音扶。王驥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

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曰。古者棺槨無度。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古者棺槨無度。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制禮時也。梓。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言。且。比。化。者。無。使。土。親。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言。且。比。化。者。無。使。土。親。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言。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必。二。反。校。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

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

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齊。人。伐。燕。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

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

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

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陳。賈。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

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武庚畔。周公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紂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

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孟子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潮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

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當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龍。○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

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

公孫丑章句。下

三

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古之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

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

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錄此遂征

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

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孟子去齊宿於晝書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有欲為王留行

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晝書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有欲為王留行

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憑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

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

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

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常使人侯伺

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

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

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

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

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高子以告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

予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今道不行故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

而改必指一事而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

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

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

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

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子

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頂反。見音現。○尹士問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也。彼前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孟子去齊，居休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悻者於此見矣。○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赤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集注卷四

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夫以生

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成。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觀古見反。○成。觀。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

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鄰。問。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鄰。問。於。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

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空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與曰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人與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也然友反命定也羸布也軒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鄰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獸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傳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弱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及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皆實有所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人性之善豈不信哉○滕文公問為國子至滕而文公問之故孟子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事請農事詩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

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不為

滕文公章句上

三二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章句上

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者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而每夫計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其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

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

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分。而取其一。

過什一也。徹通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攤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

之法也。稚幼子也。益取盈。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益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庠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

以明此而有王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橋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玉

矣聖賢至此可見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

王之心於此可見周雖後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

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

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

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

者是以分田制祿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而耕

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而耕

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君子不井授郊外溝洫使地也九一

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為溝洫使地也九一

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餘

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

常制之外又有餘夫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贅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難。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猶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正經界。分它里。立欲法。廣儲蓄。與學校。成禮俗。救菑恤鄰。患厚。夫公家之賦。役退以之。私。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為新。不脣。脣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間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

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閩。○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和捺之欲其堅也。以為食。實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

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

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

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然火也。鐵。和屬也。此語八。所以煮。甑。所以炊。爨。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

句。舍謂作陶治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

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

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

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

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

鳴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音

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

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安行也。氾。濫橫流之貌。鳴茂。長盛也。繁

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

也。舜。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言禽獸多也。敷。布

日。馬頰。白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鈞。盤。曰高。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

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于江。記者之誤也。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則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名也。人之道。固因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

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思惠廣大。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太惟堯則之。蕩蕩乎。民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間用夏變夷者。未間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指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也。馱博勞也。惡聲之鳥。馱博勞也。惡聲之鳥。馱博勞也。惡聲之鳥。

吾間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今此詩為信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齊。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諱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之意。皆所謂遁辭也。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赤子無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由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孟子集注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空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空若可

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孟子曰昔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

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上告之虞

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虞

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害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

耳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昔者趙簡子使王

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

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

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音晉大夫趙鞅也。王

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

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

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御者且善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必二反。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馬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

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傲○何叔京曰戰國之時

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

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

之者將以見所適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

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血武永反○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

人夫人副禱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夫

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所以覆器者出

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曰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大丈夫生而願為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任國謂君子游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彭更

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彭更

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

子也。泰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

侈也。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

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

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曰。

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武

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萬章問曰。宋小

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宋王偃嘗滅滕。伐

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

來其無罰。戴亦始也。十一征。所征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

對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有所不惟臣。黃助

幣。而事之者皆見休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

以武王能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小人。小人謂

也。細民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大誓。周書也。今書文。謂

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

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

我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

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

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

設誓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主誰與

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

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謂未仕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比。所以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害尤甚。賊子懼也。抑止也。兼并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承當也。皆去聲。○詖淫辭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皆去聲。○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墨之說者則此。蓋聖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墨之說者則此。蓋聖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音鳥。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蠶。以易之也。○辟音壁。蠶音盧。○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臠者。已頗願曰。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臠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鮒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閣。辟音避。頻與輦同。顛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鮒魚一反。哇

歸也。己仲子也。鮒鮒音也。哇頻顛而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

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

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

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

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

豈有無人倫而為廉哉。

孟子集注卷七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也

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

法度仁政者治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

天下之法度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

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

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為徒法程子

必有關雉鱗趾之意然後可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

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章典法也所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所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目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

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道者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

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空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用而小人犯刑有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則無與關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與關同喪去聲○詩大雅板之義與

為亂鄉氏曰自是以推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七制反○詩大雅板之義與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誠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

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鄉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人盡道欲為君盡君道

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則盡君臣之極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厲厲虐皆惡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

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

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故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謂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孟子曰。人有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止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至。難。此亦承上章而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之矣。此亦承上章而人言。蓋君子不悅。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之矣。此亦承上章而人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德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齊景公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會出令以使人也。公。善與為昏而畏其強。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小國不修德。而以女與之。強。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小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

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日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胥相也。言今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

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故曰正路。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通古字通用。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誠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當然也。思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間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思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間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間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辟去聲。○作與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騁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

離婁章句上

五五

故伯夷太公來就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養非求仕也。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

子焉往。焉於度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

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別。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

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

大國五年。○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由此觀

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

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

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眊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自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

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

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

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

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

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之也。今子欲使

我所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也。孟子曰：勢不

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之心。繼之以怒，則反

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傷其父也。父子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

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

不足為孝矣。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移於長身，則忠可移於君。順可

天下。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

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

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

日，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

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

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

有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

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特乎發之於外也。

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而更

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孟子曰。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也。○孟子曰。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言矣。易去聲。○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也。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亦亦空乎。曰。舍館未定。曰。子間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後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不告者。權也。猶告者。言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

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智之實。知斯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

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矣。意則其鳴。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
 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言舜視
 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舜盡
 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
 孝。底之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
 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
 可事之親，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可。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
 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
 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
 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集注卷七

離婁章句上

孟子集注卷八

孟子集註卷八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章

六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世之相後

也。于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

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

雖有先後。遠近之不一。○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同。然其道則一也。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入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孟

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事。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

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

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也。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

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

以有為。無所不為。○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

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

不合於義。而不信。○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

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

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

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閒。○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可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數也。或曰。亟。數也。或曰。亟。數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原泉。有本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故。至也。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

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希則學。庶其可以物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也。庶。眾也。人以物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在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可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有以全其所受之是。以戰兢。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楊厲也。率能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異在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則聖人之事。未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原泉。有本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故。至也。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

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希則學。庶其可以物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也。庶。眾也。人以物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在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可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有以全其所受之是。以戰兢。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楊厲也。率能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異在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則聖人之事。未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

由仁義行。○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存者能之。○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

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不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

王不泄邇，不忘遠。邇，所狎也。邇，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

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

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無方，湯之盛，湯之盛，湯之盛，湯之盛。

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感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實平王之四。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檣，音逃。杞，音元。○乘義未詳。趙氏

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檣，音逃。杞，音元。○乘義未詳。趙氏

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

三者皆其所記。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

謂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

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

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絕也。親屬，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服

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

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

亦有不得。○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先言可以過。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

害於廉。然過廉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

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空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

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蒙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

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

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

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

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家乃

逆儔。論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

無足論者。孟子蓋汗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

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

而勉人。以○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

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

若所謂也。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

必有所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則非自然之善水之矣。所惡於智者。為其

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為其

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

性而不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

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

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麻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為所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

矣。○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

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

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

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

禮則職喪，位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存心而不忘也。仁者愛

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空至哉。謂強暴不順理也。橫，逆也。物，

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

也。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

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禹稷當平世，三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前篇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前篇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前篇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樂音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責。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位。亦能憂禹稷之憂。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周。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

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齊人通國。盡一國禮貌之。故問何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也。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敢愛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之意所以不去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也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儲子曰王使人問
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問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儲子曰齊人豈
有異於○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
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易墻音墻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
怨詈也施施喜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顧望也訕
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
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注卷八

孟子集注卷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怨，苦入反。其平聲。○長息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矣，非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三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年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可

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離怨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

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忼怳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也。惜，梯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

其事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功也。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

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忼怳，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所治其臣庶也。孟子所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喜，則喜見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然舜之心，則孟子曰：然則

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

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

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圍

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

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

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音鼻。○流徒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

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殛。誅也。舜禹父名。方命。地。治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

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

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

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咸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

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

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

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堯在時。舜

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堯在時。舜

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

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間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

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以堯

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偏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

下皆王臣。何為獨養我父母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才。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

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

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下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

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

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

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夔夔。齊栗。敬謹恐

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

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

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非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

與之。萬章問而。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諄。詳語之貌。萬章問。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

以與之。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夫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肖，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

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

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廢之。如啓及大甲成

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

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二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之。太丁。湯

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舌人謂

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

也。此復言周公所以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

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

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

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

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駒。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駒。四

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

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

驕反。○囂。囂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

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

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

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也。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

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

子曰。子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

萬章章句上

七三

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

子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

時子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捐遜而伊尹。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

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

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

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

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

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瘰癧。瘡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

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諱如字。又音驪。○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

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

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

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王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

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

適宋。司馬韙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

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如食牛以干主之為。汪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蓋禮則不可得而見。且其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注卷九

孟子集注卷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自不視惡色。目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間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間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也。遲遲其行也。臚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網成。猶三也。所樂於八音而終於一也。故所奏亦偏於其一也。入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所奏亦偏於其一也。入音之中。金石為重。故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智。警則巧也。聖警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此聲也。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而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名衛人。班。列也。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

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或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或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或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

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六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惠公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人君所得尊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也。舜

也。舜

也。舜

上而見於帝堯也。節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其義一也。○此言朋友入倫之。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敬之節。孔子受之。如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謂辭命恭受陽貨。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書作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慝。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之而顯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不可放。姑闕之可也。

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

萬章章句下

七九

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

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二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公養之任，於季桓子見行可

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問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蓋仕不為道，非出處之正，故其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空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所處，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空乎。抱關擊柝，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空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鳥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